



老草吃嫩牛·著

幸福的苹果控

♥ 关果果常说，她是来拯救全人类的苹果超人，栓柱柱用一生证明了这点！

“萌系”言情女王老草吃嫩牛人气新作

当“苹果控”遭遇IT腹黑男，原来爱情也可以很Q很暧昧
让你捧腹大笑，也让你“内牛满面”

中国文联出版社

幸福的 苹果控

老草吃嫩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苹果控/老草吃嫩牛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59 - 6842 - 4

I. ①幸…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1277 号

书 名	幸福的苹果控
作 者	老草吃嫩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 - 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印制	陈 晨 刘 旭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6842 - 4
定 价	2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第一章 苹果控和挖煤的/1

第二章 山妮妮跟小芳芳/17

第三章 秦知的价值/31

第四章 BH女人的尴尬事/47

第五章 三个月的感情/63

第六章 苹果里的虫儿/81

第七章 全世界人民一起撑/97

第八章 微妙的距离/115



第九章 谈婚论嫁/125

第十章 选择婚纱店要慎重/143

第十一章 谁欺负谁/163

第十二章 皇阿玛来袭/181

第十三章 婚前集体烦恼期/199

第十四章 过期的树洞/215

第十五章 别开生面的婚礼/229

第十六章 过去的，都还完/251

第十七章 身边的事情/271

第十八章 新人难为/289

第十九章 父母难当/299

第二十章 你回来的时候，我在家/317



第一章

苹果控和挖煤的

秦知看到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的傻姑，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家的苹果堆，手里拿着一双旧花拖鞋做出递给自己的样子——这鞋是接还是不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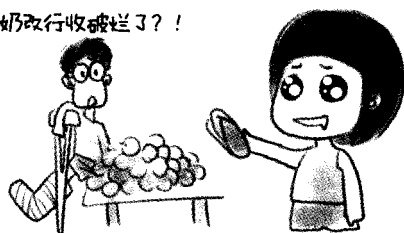
这傻姑，还咧着大嘴流着毫不遮掩的哈喇子，用看情人一般的眼神儿盯着那些苹果，很梦幻地说：“秦奶奶哎，赊给我两个苹果呗？”

旧拖鞋，也能换苹果吗？奶奶什么时候改行收破烂了？秦知拖着一条残腿，险些认为自己的脑袋也摔残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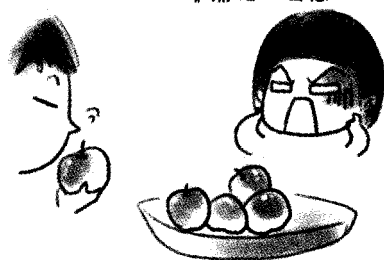


秦奶奶 赊给我两个苹果呗?

奶奶改行收破烂了?!



鼻涕粘上去怎么办啊!



秦知被公司开除了，这是个大新闻。八名保安看着秦知收拾东西离开。他的前女友，现任总经理郎凝从头至尾都没露面。看热闹的人倒是不少，奈何大部分只是打开门缝悄悄窥视，一个来送行的都没有。

就这样，被扫地出门的秦知回到了故乡。刚回来的第一天，秦知看着秦奶奶洗干净几个苹果悄悄藏在柜台下的纸盒箱内，老太太一边藏一边冲他笑着说：“这个是给楼上的果果留的。”

果果？那是谁？秦知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个人来。离家多少年了，家乡人不认识秦知，当然，故乡这个小城对秦知来说也是陌生的。

果果就是关淑怡，关淑怡就是果果。

二十六岁的关淑怡长得那叫一个珠圆玉润：微胖的身材加上一米六八的个头，看起来却很顺溜，皮肤那也叫一个水灵灵、白嫩嫩，大眼睛双眼皮，再配上她关家人特有的大鼻子、大嘴巴，外带上她那个齐刘海的江姐头，总体看上去，怎么说也算得上是一个有着中等姿色的、年轻的、微胖的、中国的、普通的、本城最大公司的、干活最多拿钱最少的、一年情窦初开四次的、怀春小女子一枚。

这位小女子除了有一颗闪亮美好的善良之心外，并无其他突出的特色。

当然，她自认为，她还是有一项与众不同的能力的。虽然她的母亲梁秀燕对她的这项能力很是厌恶，关淑怡却认为这是这个世界上属她独有的特色。为此她常常在心底默默地骄傲，并谦虚地不去告诉旁人。

“伟大的人总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她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关于她那项所谓的“与众不同的能力”，跟水果有关系。

这位小女子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苹果控。“控”这个字眼儿，在时下社会就是一个高于“痴迷”的上等字眼儿。关淑怡对苹果的痴迷就已经达到了一种非人类的“控”的境界。

所以说，“控”，在关淑怡心目中是个上等词语。

关淑怡对于苹果，用简单朴素的词语来形容，就是俩字——“爱吃”，要是再加上一个等级的话，就是“狂爱吃”！

在关淑怡七岁的时候，她创造过一天吃十五个大苹果的纪录。为此她还被“光荣”地送到医院抢救，折腾了三天之后，医生才终于拉回她的一





条小命。从此，在关家，苹果成为关爸爸的香烟之外的第二大毒瘤，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东西。

若问她为什么如此爱苹果，也许关淑怡本人都无从解释。她唯一有的印象就是：七岁的时候，她的好友告诉她，公主、王子、苹果，这三样东西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当然，这是一个来自童话的可爱说法，但若是真的追溯苹果的历史，那真的是跟全人类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无从考据的……那个啥吧！

据悉：

在伊甸园，亚当与夏娃的窝棚边上有棵知识之树，那树上生有五个苹果，象征五种感官。

牛顿因为苹果坠落发现了地球引力。

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因为苹果得罪了赫拉和雅典娜。

……

总之，一个苹果可以引发出很多的故事。

关淑怡热爱苹果，爱得理直气壮、有理有据，一般人她都不告诉。

某一天，天气晴朗——这是废话。

关淑怡蓬头垢面地把躲在厕所里吸烟的老爹哀求出去，在一番刷牙洗脸、收拾干净自己之后，对着镜子左顾右盼进行每日发一春的可耻行为。

就在她正专注于这种可耻行为的时候，她老娘从她身后飘过来，递给她半根油条。

“昨天怎么样？”她老娘带着期盼的眼神看着她问。自己家姑娘也不算小了，应该嫁了，今年全家都围绕着关淑怡嫁人的问题进行家事、外事活动。

“还行。坦诚、个儿高、牙齿白、废话忒多。”关淑怡咬着油条说重点。

“对啊，你二姨说了，他家条件不错，他爸人事局当主任的，家里可有档次了。你留人家电话号码了没？下次联络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我跟你二姨悄悄去看下……”她老娘跟在嚼着油条的大龄女儿身后满屋子乱转。

“人家没看上我……妈，给我双袜子呗。”关淑怡满抽屉找着颜色差不多的丝袜。

她老娘大惊。为什么啊?!自己家女儿也算得上是既标致又活泼可爱的青葱少女一枚,那男人凭什么看不上?他眼睛瞎了吗?!

她老娘为外面那些男人的不识货而愤怒,但是却无能为力。

从抽屉底下抓出一包十块钱五双的袜子丢给女儿,她老娘数落着:“你穿袜子呢,还是吃袜子呢?你就没告诉他,你有一套房吗?”

关淑怡无奈地叹息:又是那套房!又是那套房!难不成自己做人太失败,除了房子自己便一无所有了吗?

关淑怡现在住的这个楼房临街,四千到六千一平方米。早先的时候,这里一整片的地都是她爷爷的。

关于关淑怡她爷爷的故事,今天就不详说了。简单地说就是,当年关淑怡她爷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家中要养很多牲口,批下一块很大很大的宅基地。老祖宗的一时兴起,着实造福了关家后代人,最起码,这三代内不会再为房子发愁了。

城市规划扩展那会儿,关淑怡家那块大地方成了开发区的一角。

就这样,不知道谁画了一个幸运的圈子。关家成了这个小城的有红色“护照”的郊区人。再后来房价一路飙升,这里被建筑开发商相中盖住宅区。关家一举得房四套,每套平均一百三十平方米。关淑怡的爷爷就她爸爸一个儿子,所以关家四口人每人平均一套房。

房奴时代,关家铸就了一代传奇,算是这个不大的小城里一户有传奇故事的人家。

房子是关家人的骄傲,这家人一旦跟别人聊天,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房子上去。每当得到羡慕,他们便“谦虚”地跟别人抱怨:实在是被开发商骗得惨,当年那么大的地方,最少也值十套房。

关淑怡敷衍着自己的母亲,“说了,见面我就说了,我有房,可是对方说他家也有。魏琴还说我傻,动不动就说咱家的破……”关淑怡话音未落,关妈妈捡起拖鞋就开始追打她。

一边飞拖鞋,一边还骂上了。

“你又带魏琴!你不知道她比你好看,比你能说会道,比你……闺女





啊，你咋这么傻啊！你离开魏琴不能活啊……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老魏家祖坟是不是冒错烟了……”

关妈妈的抱怨就如滔滔黄河水一般连绵不绝地灌入整栋大楼居民的耳朵里，怨恨的声音越来越高昂，最后终于穿过窗户传遍了小区的每一个角落。

如此，如昨天一般，这栋楼的居民齐齐爬出被窝，开始了新一天的平淡生活。

——老关家每日如此，一年四季吵吵闹闹，熟悉的知道这家人家在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家人家一年四季在吵架。

关淑怡一气跑到楼下，靠在楼下水果店的门口急喘，手里还攥着双袜子。

老妈控诉魏琴的罪状，大部分是老妈幻想的。魏琴那人其实没什么，从高中开始魏琴就对关淑怡好，总说关淑怡不但头脑简单，四肢也是简单的。魏琴说的没错啊，人必须简单地活着，不然太累！后来魏琴就出了个馊主意：但凡男生，只要能经受住魏琴美色的诱惑，那必然就是真正爱关淑怡的人。所以说，操心的事儿，交给魏琴，她关淑怡享受成果就好了。

听魏琴的话，绝对会遇到好男人的，关淑怡确定是这样的。当然，关淑怡也确定魏琴其实也没什么美色，她不说，只是不想打击魏琴。

关淑怡喘了一会儿之后，坐到楼下的公共椅子上开始穿袜子，穿罢她无奈地看着那双花拖鞋叹气——真是凄凉的早晨，她穿着拖鞋便跑了下来。

“妈啊!!”关淑怡站起，猛扯着嗓子对着三楼叫唤。

不久，楼上空投下一个塑料袋。关淑怡叹息一下，捡起塑料袋子，拿出高跟鞋换上。她将花布拖鞋顺手提溜着，鬼鬼祟祟地看了一会儿楼上，蹭着墙角走到水果店的门口，说：“秦奶奶，赊两个苹果呗？”

杂货店是空着的，平时都在的秦奶奶今儿怎么大开着门便走了？

秦知迷迷糊糊地靠着竹躺椅睡早觉。从繁忙的大公司净身出户后，他回到了故乡奶奶家。三十二岁的他有了一个新打算，那就是五年之内不工作，不去想前途的问题。他要堕落，要做一个好吃懒做的堕落人。

大概是老天爷讨厌懒汉的原因吧，回到故乡的第一天，他去山顶滑草

散心，接着顺理成章地滑进了地沟里，就这样钉钢钉、上夹板、打石膏、住院、挨针，受的那份罪就不用说了。

秦知住了半个月医院，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消毒水的味道。今儿早上，他扶着墙蹦到客厅的竹躺椅上，刚刚奢侈地睡了一会儿，就被楼上一股子怪音刺激醒。他艰难地翻了个身，好不容易又培养了一些睡意，继而又被一声可怕的“妈啊”给吓了一身冷汗。当冷汗消退，他迷迷糊糊再次翻身睡觉，却又听到店铺门口顾客喊自己家奶奶，一连叫了好多声。

奶奶去买早点了，总不能得罪客人吧。秦知无奈地挣扎着起身，带着一身难忍的睡意，胳膊窝里拄着拐，缓慢地来到外屋由一间带阳台的小侧屋改成的小杂货店铺里。

这是一个挺美好的早晨。和煦的微风吹着树叶，再过一个月就是夏末了，树上的鸟儿齐齐对唱着，小区内可爱的童音四下回荡。今日，就如昨日之晨，但是对于这两个小城年轻人来说，它是命定的特殊的相识日。

关淑怡举着一双花布拖鞋咧着关式大嘴对着高高的苹果堆憨笑。太好了！全部都是大苹果！全部都是红艳艳，带着生命之光的神秘果子！那些果子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关淑怡觉着，这便是人最简单的幸福了吧。我爱吃，它便摆在那里，伸手便可得了。

秦知看到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的傻姑，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家的苹果堆，手里拿着一双旧花拖鞋做出递给自己的样子——这鞋是接还是不接？

这傻姑，还咧着大嘴流着毫不遮掩的哈喇子，用看情人一般的眼神儿盯着那些苹果，很梦幻地说：“秦奶奶哎，赊给我两个苹果呗？”

旧拖鞋，也能换苹果吗？奶奶什么时候改行收破烂了？秦知拖着一条残腿，险些认为自己的脑袋也摔残废了。

秦知最初在IT业工作。关于IT工作者，由于他们经常深夜工作的特性，大家常常戏称IT业内人士为“熊猫帮”、“电子煤矿矿工”。

八年前，秦知还只是个小小的计算机专业的社会新鲜人。大学毕业那年，他找到第一份工作后，给奶奶打了一个充满玩笑色彩的电话：





“奶奶，从此我就是一名光荣的 IT 矿工了。”

老太太哪里知道这个电子煤矿工人跟真正井下采煤矿工人的区别，就这样，每当跟别人说起孙子来，秦奶奶都这样解释：“我家秦知大学毕业分配到煤矿搞技术。不挖煤，是技术工！国家正式的那种……”

老人家的解释，那是越描越黑。

她的意思是给秦知几分面子——老太太也知道现在不好分配，好歹煤矿薪金丰厚，秦知每个月寄回来的钱都不少。挖煤大概拿不了这么多吧，一个月好几千块钱呢。

“就算是搞技术的，也是跟挖煤有关的，说破了天去，就是个开铲车的挖煤的呗……”这是关淑怡家老娘对一楼邻居家孙子的职业详解，言语间带了颇多看不起的意思。

关淑怡一家都住在四楼，不高，但上去那也要挣扎一会儿吧。

所以，只要一下楼，只要有半分办法，她都拒绝再跑上去。秦奶奶家的水果杂货在一楼，所以平时关淑怡不想回去了就常来这里打扰。这丫头嘴巴甜，手脚也勤快，眼里有活儿，秦家两位老人很喜欢她。

秦知不在家的日子，关淑怡在秦家地位很高。她吃苹果喜欢新鲜的、卖相好的，秦奶奶就会提前给她留了，藏起来，这苹果吃了之后还是月结。

哎！这都吃出刷卡赊账的水平了。

“呀！我认识你，秦知呗，那个挖煤的。”关淑怡不认生地高声说着。

——这是关淑怡给秦知的第一印象：大大咧咧、口不择言、不会说话、身材一般、素质……也一般。

秦知点点头，走过去，一个一个地抚摸着那些苹果，不时取出一个放到鼻子下闻闻，闻好了才放到秤盘上。

关淑怡第一次看到这样挑苹果的，好奇地看着这个打着夹板石膏的拐子，心里暗暗估评着：“多可惜，大概是常年在矿井下干活见不得阳光吧，这脸白得跟基督山伯爵似的。样子倒是很俊秀的，但是，就这瘦样，也能挖煤？”

她看着秦知一头乌黑利落的短发来回甩动着，嘴唇无语地紧抿着。从侧面看过去，秦家这孙儿的嘴唇片子……薄了点儿——她妈说了，嘴巴薄的人刻薄。

呸！唾弃她自己，人家的嘴巴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他拿着苹果闻什么啊？有这样挑苹果的吗？闻来闻去的，鼻涕沾上去怎么办啊？关淑怡觉着秦知这人……嗯，有些变态。

她却不知道，秦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的职业，什么化工类、药学类、生物科学类、公安技术类、地质学类、医学类、园艺、植物保护、茶学、林学、园林、蚕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水产养殖学、海洋渔业类……

以上所说的职业，包括等等，秦知都不能干，他是个道尔顿症患者，也就是说，他是个色盲，还是挺严重的那种。

因为是色盲，他从小跟别人不一样。看不到颜色，他就不快乐；他不快乐，便无声地蜷缩在角落，不知道面对外面那个有色彩的世界，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反应、正确的行为。

幼年的秦知一度被认为不正常，自闭、暴躁，甚至弱智。

五岁前秦知不叫秦知，叫什么他忘记了，但是他记得自己喜欢躲在角落里玩，脾气也不好，很胆小……有时候别人一接近，他就反应很大地反抗别人。

他总是不停地为那个曾经的家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梦中，那个叫妈妈的女人总是在哭泣，一边哭一边剧烈地摇晃他幼小的身躯，一边晃，一边撕心裂肺地大喊：“……这是谁的报应？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缺什么德？！……”

有一天，那个叫妈妈的女人，带着他坐了很远的火车。秦知很高兴，但是没表达出来——五岁的孩子，即便是正常孩子表达情感也是有限的，更何况他这样有缺陷的孩子。

他记得他趴在火车上看着那个飞速倒退的黑白世界，黑的特别灰，白的特别亮。





后来……他就被丢到……秦奶奶家以前老院水果摊外堆积的空水果筐里。

五岁的孩子，对旧家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在成长的过程中，秦知从未提及遗弃他的那个家庭，但是在旧区，每个人都这样说他：

“那不是秦奶奶家捡来的那个孩子吗？”

捡来的，跟亲生的，这里面的距离，秦知认为，比月球到地球还要遥远。他与奶奶还有爷爷为此努力过多年，但是“捡来的”这三字如影随形，大概这一辈子都无法舍弃了。

好在，不管那件事情对秦知的伤害有多大，至少他自己觉得自己成长得还不错，运气也是顶顶好的。秦家两老当他是块宝，他是吃着烧饼，坐在秦爷爷肩膀上长大的孩子。

秦奶奶家原本有个儿子，没长成人就夭折了。秦奶奶觉着，老天爷把秦知丢到她家苹果筐边，这是缘分。就这样，秦奶奶把秦知认到了死去儿子的名下。老人家抚养秦知长大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他们去世后有人逢年过节的能去祭拜祭拜，烧两把纸钱，给坟头添两把新土。至于什么色盲不色盲的，遗传不遗传的，秦家老两口一点儿也不在乎，大不了秦知也卖水果好了——在他们看来，现在秦知的职业还不如个卖水果的呢。

当命运闭起一扇门，肯定会打开另一扇窗。秦知看不清苹果的颜色，但是他能通过触摸和灵敏的嗅觉分辨出什么样子的苹果最好吃。

如此，他便拄着拐杖，一个一个地按照他的方式为关淑怡选择水果。

站在一边的关淑怡同情地看着秦知可怜的腿，她奇怪的大脑已经按照以往的规律，浮想了好几个故事：

故事一：辛勤的煤矿工人秦知正在扛着镢头挖煤，突然有人大喊：“塌方了！”秦知英勇地推开身边的人，瞬间千万块煤炭坠落，可怜的煤矿工人秦知被压在井下，可怜地挣扎着。

故事二：背景音——《煤矿工人之歌》。辛勤的煤矿工人秦知在节奏欢快的歌声中大喊：“队长！”他跑到老队长面前抓着他的手说：“队长，祖国需要煤，千家万户的灯火要靠我们煤矿工人的劳动来点亮。虽然我已经上了三个班了，但看在我是共产党员的分上，就叫我再加个班吧！！”队

长泪流满面地握住他的手说：“小秦子，你真是党的好儿子！”秦知刚下去，就发生了坍塌事故，秦知英勇地推开身边的人，瞬间千万块煤炭坠落，可怜的煤矿工人秦知被压在井下。

故事三：万恶的私营煤矿黑老板，舞动着皮鞭，“啪！啪！啪”作响，他指着已经在井下待了三天三夜的煤矿工人秦知说：“小秦子，今儿是大年三十……你是下也得下，不下还得下！”就这样，可怜的小秦子大年夜下了矿井。秦知刚下去就发生了坍塌事件，秦知英勇地推开身边的人，瞬间千万块煤炭坠落，可怜的煤矿工人秦知被压在井下。

……

突然伸过来的手，吓了关淑怡一跳，她“啊”了一声被打断了联想。这孩子，自小就这样，有着一个匪夷所思的精神世界，总是在自个儿给自个儿编故事……转瞬的时间，关淑怡的奇妙大脑却可以随意纵横上下五千年，偶尔也会去外太空徘徊那么一小下。

秦知将苹果放到塑料袋里递到关淑怡面前，这傻妞惊到一般“啊”地叫了一声，秦知立刻确定此人虽然脸盘大，脑容量与智慧却不成正比，比起他办公室里那些八面玲珑、胸有成竹的一众女将，这孩子倒贴钱，他都不会用她。

“谢谢。”受惊的关淑怡接过苹果，将布拖鞋放到收银机桌子上，脸色涨红着转身就走。

以上情形，便是关淑怡与秦知的命定初见，显然，双方印象并不好。

秦知艰难地蹦回躺椅，抓起毯子蒙住身子，刚想入睡，秦奶奶提着装早点的饭盒回来了。

“筐筐，吃早饭喽。”秦奶奶倒出八宝粥，拿出小笼包子，笑眯眯地帮孙子端过去。

秦知是她从苹果筐里抱出来的，所以起了个小名叫“筐筐”。

“我再……睡会儿。”秦知抓着毯子，死赖着不想出去。

“那我给你放着，你醒了再喝。”秦奶奶没强迫自己的孙儿，拿着苍蝇拍一边拍打苍蝇一边唠叨。





“果果来过了啊，又穿错鞋子了啊……那个律师先生怎么说？你的腿，滑草场能赔多少钱啊？果果怎么把拖鞋丢桌子上了？太不卫生了……老东西一下棋就不知道回来，一会儿回来你要说说他。”

树上的知了开始上早班，“知了——知了——”地鸣叫着。

杂货店特有的家的味道令秦知烦乱的心安定下来。回家了，这很好，就在家安心地待着吧，一切都会过去。

随着时间……流逝……

秦知舒服地一觉睡到上午十一点半。他爬起来，拄着拐刷牙、洗脸，收拾了下自己。

秦奶奶端着午饭放到堂屋的桌子上，叨念着：“早饭、午饭一起吃，对胃不好。在外面没人照顾你，回家也这样，年纪轻轻的生活没规律……等你哪天胃疼了，那就迟了……”

老太太的唠叨是不由自己的，她年纪大了，就爱唠叨。秦知笑着把双拐放到一边，安心地坐在那里吃饭。

“一上午哦，一直亮，一直亮。你看看，别耽误事。”秦奶奶把秦知调了静音的手机放到桌子上，转身又去跟店门口的老伙伴唠叨家常。隐约的，小街口那些邻居的声音传来，关于秦知那条伤腿的故事，已经传遍这条街。

“唉……可怜哦，掉到坑里三个小时，他们才发现，造孽哦……好好地断了一条腿……”秦奶奶愤慨中带着心疼的声音再次传来。

秦知笑了下，拿起电话按了几下。

一百二十多个未接电话，大部分都是郎凝跟章正南打来的，中间还有无数的短信。

秦知放下筷子，翻了一会儿那些短信。郎凝，他的前任女朋友，大约就一个意思：对于秦知不告而别的小心眼行为很失望。为什么秦知不告诉她？虽然大家无法在一起，但是这么多年感情，她不敢相信秦知竟然这么小心眼。有什么话不能说开的？她不相信秦知会做那样的事情，希望秦知可以解释。

那天，她明明就在的——在地下停车场，秦知是看到了她的车子的。

秦知无所谓地笑了下，自己可是当着几十名下属的面被她舅妈净身出